













陶行知的學說

徐特立

# 陶行知先生

宣統年師範學校（即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後改任政務長。一九二〇年該校與北京大學合併時被派充來辦學務。先生實主其事。是年夏復創辦曉廬學校，爲中國藝術學校之開端。主其事者又爲先生。當時先生年僅廿五，「毅學合一」、「師一儔」的教育家，請作，都成於這個時期，這是先生初期的事業與主張。

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先生獨設小港、范鳳樓、朱氏慧蘭先生發起創辦中國教育改進社，提倡改革中國教育，特辦普通平民教育，提倡教育，號召知識份子下鄉，說成中國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地方，從事平民教育。先生大膽仿效，用提倡國民學校教育，至一九二三間，辭去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校長，辭去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校長，而專任中國教育改進社總幹事。當時國內教育界以沈鴻英爲首，而國外的教育界則以朱啟鈞爲首，沈鴻英所把持，

增加了一節，這個增添，是從當國中所獲得的。陶行知著作有「陶行知自述」、「古樹屋遺稿」、「老問題新答」、「實及教育」（共三集），而當年的「生活教育」月刊，及「新生」等刊物上，幾乎時期都有先生的文字。

一九三三年以後，國難日深，先生想爲救國而改火，極力主張。所謂致力提倡實及教育，即過各縣，調查各種材料，來普及大衆教育。教育。歌詠、演劇、廣播、報紙、電影、發行圖書等普及大衆教育。到了一九三五年，二一運動，南下到上海，先生首先迎接周恩來代表，並且組織中國教育社，費曉上海置國工農科知縣。都是先生迎接來成的。當年先生助成張家瑛行國作三萬餘里的旅行，宣傳抗日。一九三六年夏復辦教育會場之議，擬止會場流離，國民政府不但不能費用且不要獎勵，先生只好流離，國民政府出國。在臨出國時，與沈鴻英相給密章乃楊三氏共同發表「呼籲陶給張密」的宣言，對促進國內

悼創造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

張仲賢

個國莊倒得呀，全國可以辦千百萬個國莊。先生親目與全校員生活樸淡、雲水襟懷、傲視、鎮壓、讀書、教學生、獎勵各種農村事業等，所以有一批農校畢業生，與國莊的生活雖然再同一般農民差不多。

八年夏間到國國，其時，先生已獲准爲第一教育司政務司了，於是赴歐陳述抗省，致力救濟殖民政府，是年冬赴滿論報，乃赴駐滿育才學校，請以校長兼訓導的具有天才者，因經費支絀，只收二名，以期速成中的，孰知國內政治紛擾連綿，物價騰貴，先生整夜苦心，憂思銳減，以致養心二百餘道。

# 拿什麼來紀念陶先生？

木 齋

是雞，又是包子，怕我們不多，一窩的咕着。我從沒見過校長還跟校工在一個桌上吃飯，並談的那麼熱鬧。他們上週告訴了我們一些新的知識，什麼議事稿！待特拉！……我們現在都知道了，他還說：「今天咱們捐款大為發仗，是咱們三個得來的，沒有你們，我不能走，這是不成！所以校長是應當咱們三人當的。」陶先生對我們太好了，每天爲他做事，總是高興的。」你不待每次一聽說陶先生要回來，校工們都會先趕後的去接呢！我們帶着輕鬆的心，跳着，唱着回到了自習室。

一切彷彿是昨天的事，從來沒想到過陶先生會離開我們娘門，因爲他是可能離開我們的，而且也不盡然離開我們的。現在，正當鼓勵派猖狂的時候，想不到他竟來到了我們要求和民主的廣大人民和我們運動中一輩青年才學。我們現在是在延安，想想重慶的同學們吧！他們一定要比我們更加快樂的。

……

要的是在曉莊臨時形成的，所以生活與學習的計劃也確定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當時胡先生的紀念書有『中國教育改造』、『新學制各』等，其『知行舊信』、『勤儉樂歌』、『鐘刀舞歌』等，其他短編國文、數見『新教育』與『學校黨報』的爲多。

曉莊的事業發展了，先生的教育主張在全國的影響擴大了，於是引起統治者的不安，終於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用武裝封閉曉莊，下令追捕先生，加以嚴懲。先生，還是先生第一次遭到階級的追捕迫害，也是先生的學生退到將介石的壓迫的開始。一九三一年，先生在上海大學附近籌辦『山海工学團』，翌年成立，並且先後在上海工人區成立『農工學團』。

在被殺以前，先生力主民主抗戰是不分階級的，必須實行民主，才能達到真正發動人民抗日，及日寇投降後，先生與民衆共同開闢民生路，決定在民主的基礎上，來組織建設中的新中國。於此，推動政治宣傳社會主義，同時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用社會大眾的力量，來振盪當時大衆醒覺的大聲，又稱『民主』，『民生』等刊物，宣傳新中國所需要的民主。雖然因活動勢力的壓迫，使民衆運動受到挫折，但先生與沈鴻烈同輩，百折不回，再尋再奮鬥的努力。今年四月間，到了上海，本擬籌辦社會大學，經研究所所長，但政治阻力太大，先生即改換方式，在聚眾已出獄中，準備他的主張，所以到這一月，曾在人民團體中學講八十餘次。六月中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爲救濟內戰難民，十萬救災救災請願的代表等赴滬，先生出力領導，下歸救濟委員會，先生則代表人民團體，合時提出『軍平煤礦，明定中國內戰的人權問題』，隨後轉到南京，向內外政界及軍隊，並致函美國政府，要求停火，學生絲毫無所動，且並加努力。卒因工作過度，精力耗費，七七廿五日，傳聞患腦病，突然逝世，享年五十有四。遺有夫人吳樹琴女士及兒子陶宏、陶光、三槐、宣儀等四人。

附記：本書材料是陶先生留給學生朋友好友共同統一的，由張宗麟同志執筆，如其中史實有錯誤或年月有出入處，請先生生前親友友好，來函指正。

活基督

（獻給陶行知先生）

柯仲平

# 陶行知先生

宣統年師範學校（即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後改任政務長。一九二〇年該校與北京大學合併時被派為主任兼秘書。先生實事求是。是年夏復創辦曉廬學校，爲中國藝術學院之開端。主其事者又及先生。當時先生年僅廿五歲，「毅庵合一」、「第一樣的教育家」諸作，都成於這個時期，這是先生初期的事業與主張。

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先生獨居亦塘、范鳳樓、朱氏慧蘭先生發起創辦中國教育改進社，提倡改革中國教育，特辦普通平民教育，邊種教育，號召知識份子下鄉，說說中國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村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地方，從那時起，先生大膽仿效三間，用提倡自學民衆教育，至一九二三間，辭去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就職，而專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當時國內教育界以沈鴻英爲首把持，國內教育界及多數鄉村官紳實辦所把持。

增加了三節，這便增進，是從當臨中所獲得的。周樹如要著作『論自治自由』、『古胡經緯錄』、『老幼』、『貧及教育』（共三卷），而當時的『生教育』『月刊』，及『新生』等刊物上，幾乎每期都有先生的文字。

一九三三年以後，國難日深，先生想爲救國而致力，極力主張社會主義。所謂盡力提倡普及教育，即過各縣，運動各種材料，來普及大眾羣衆的教育。歌詠、演劇、廣播、報紙、電影、查行調查部普及大眾教育的武器，通過各學生參與機關，來發揚大眾教育。到一九三五年度，一九二運動，南下到上海，先生首先迎接周恩來代表，並且組織中國教育社，費勵上海置國工農科知機關。都是先生迎接來的力量。當年先生助成軍的一根支柱，都是先生預備的力量。全國教育志成爲南京政府工作三萬餘里的旅行，宣傳抗日。一九三六年夏還曾赴教育會議之選，擬止倫敦出席，國民政府不但不能費用且不受獎勵，先生只好退出，遂乘火車出國。在臨出發時，與沈鈞儒給徐寄京乃德三氏共同發表『呼籲國給緊縮』的宣言，對促進內閣

陶知行先生平生事略

# 陶行知先生生平事略

教育之武裝，爲各國生產與職業，來發揚大眾教育。○到一九三五年代表，一二九運動，南下到上海，先生首先迎接南來代表，他且組織國權教育社，翌到上海周周工藝與知識。子。國權教育社後來成爲全國救國會救國軍的一根支柱，都是先生領導的力。這年先生曾赴新安旅行團作三萬餘里的旅行，宣傳抗日。一九三六年夏返國後教育界會議之選，抵滬曾發揚，國民政府不但不給費用且不要護照，先生只好落髮爲尼，設法出國。在臨出國時，與沈鈞儒都給寄家內楊氏共同發表『呼籲國權教育』的宣言，對促進國權教育，抗日的號召，起了很大作用。先生在國內生受到英、法、比、美等國互僱抗日，並出席世界反侵略者大會，又是年各報刊載，君子在上海被捕了。還朝先生的遺囑要著作『國權教育方案』，『知行詩歌集』(共三集)。而在『生活日報』『永生』等刊物上常常刊載先生的詩歌與短文。

一九三七年夏，先生在國權得到國權抗戰之訊，聘爲之，乃離國參加抗戰。於是與美國加南失而法國印度，沿途作國民外交，這一年之久，有一九三

一段回憶

武兆令

「老夫子還不回來怎麼辦？」  
「再不回來天就要黑了。」  
「該不會滑竿夫不小心把老夫子給跌到江裏了吧？」  
於是新的恐怖，又添一層的壓在了我們的心上。  
我們幾隻雙眼在望，幾十個心在等，等我們的陶先生，他為什麼捐款去了，越希的一天了，還不見回來。天，眼看就愈黑了，我們這一羣失去了媽媽的孩子，怎麼能安心去上自習呢？尤其陶先生的爲忙，又不能回來，昨晚上好容易才回來，還沒跟我們講過一句話呢，今天早上就又爲我們出去捐款了，我們每個人覺得不安！  
樓梯間靜的似乎有兩個影子越來越近，大家勝了上去，一看原來是滑竿夫，大家鬆了一口氣，拉住他們問長問短，他們說陶先生已去休息了，今天捐款的情形很好，基頭的一個還把一條的情形告訴了我們：「吃午飯的時候我們和陶先生進了一家小館子，我們三個人一桌，飯的可熱鬧啦！老夫子問我們吃什麼，又是麵，又是包子，怕我們不夠，一碗碗的叫着，我從沒見過校長還跟校工在一桌上吃飯，並談的那麼熱鬧。一路上還告訴我們一些新的知識，什麼義勇團！希特拉！……我們現在都知道了，他還說：『今天我咱們捐款不大好，是我們三個得來的，沒有你們，我不能走，還是不能！所以校長也應當當咱們三人當的。』陶先生對我們太好了，每次爲他做事，總是高興的。」怪不得每次一聽說陶先生要回來，校工們都會爭先恐後的去接呢！我們帶着輕鬆的心，跳着，唱着回到工自習室。

一切彷彿是昨天的事，從來沒想到過陶先生會離開我們，因爲他是不可思議的陶先生，而且也不重分離我們的。現在，正當反動派猖狂的時候，想不到他竟到了非我們要求和民主的人民和我們運動小一輩青年才士學。我們現在是在延安，想想更廣大的同學吧！我們一定要比我們更加艱苦的。

——仍仿佛是昨天的事，從來沒想到過陶先生會離開我們，因爲他是不可思議的陶先生，而且也不重分離我們的。現在，正當反動派猖狂的時候，想不到他竟到了非我們要求和民主的人民和我們運動小一輩青年才士學。我們現在是在延安，想想更廣大的同學吧！我們一定要比我們更加艱苦的。

（此處原文重複，已略去）

附記：本篇材料是陶先生留延時學生與友呼共同採訪的，由徐景畹同志執筆，如其中史實有錯誤或年月有出入處，請先生生前親屬友好，來函指正。